

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誦錄存卷之十九

康熙二年癸卯八十歲

正月

後學 永年武汝清 校訂

初一日

九世孫世孫子世孫孫

以起焚香以敬天地祭畢率子若孫以拜先祠

初二日

張湛虛先生雲隱堂文集序 于庚寅移家河朔張

逢慈司空遺一札云滌上張湛虛司馬當世完人

息子心識之迄過潞水先生似君尙若廢常先一

日已託予旅次子報其子而備其父先生一見慳

若平生遂下榻焉嗣是而久不見輒相往偶一見
輒相對先生與人極矜嚴於最樂易言對榻而
眠頗有步跡有父子兄弟之間所不可告語者無
不可以告予也先生重友誼嘗亟稱黃石齋先生
於予予讀石齋集亦見其標顯先生於患難存錫
其家忠君者先信友兩公之山岳對峙存道千秋
矣石齋書稱諫廷臣雄翰傲蕩無出邯鄲右者至
評其詩謂近代之所希雖少陵盧格摩詰敷理有
所難及然諸名公所亟稱先生者立朝之手簡諫
草與詩文刻畫殆盡而未及其學術予識先生於

林居之日先生不以爲迂固自漢儔而下以迄元
明諸儒逐一商訂予舊著宗傳錄云生亦夙有手
評焉大旨不以口耳爲學而以躬行爲學此予兩
人之所以有合也予晚年讀易先生出其所著易
註相示多從白文會悟神理故其所自得獨深蓋
易非自得循跡求象緣象求證比擬揣度惡能從
四聖人問生機究妙用乎先生嘗教馮一節王子
搆輯諸儒語錄集遠近同人而精其文者爲一編
身領粹事未幾而先生病矣其疾未嘗息也思古
人所稱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予謂三不朽總

餘於好學非好學而六言六蔽矣多功成罪矣多
言滿弊矣先生立朝風節維世事功解後詩文無
一不從學問中蘊積而出宜乎精蘊妙法揭天壤
而不敵經百世而常新耳子甲辰遊里已爲易註
序庚戌之暮秋似君又合先生已刻未刻集約百
餘卷來問序其言曰先君子晚年知契無如先生
不憚煩聒而復請也予辱知先生精神未敢以
齒齒蓋先生學問所得晉江漳海兩黃公序題
之外鮮有窺其微者予固不敢以自外也

晨起沐浴率子若孫焚香以拜先廟

初四

兼山堂講語 保汝等過兼山堂謂之曰爲學有一

大公案非徒恃空談也吾嘗讀易見乾坤六子共
一大人家乾坤是老夫婦六子是小夫婦父子
子兄弟第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
矣不獨是說家人一卦正是說乾坤六子一節易
經皆乾坤六子之事也如今學者誰無老少誰無
父子兄弟夫婦所以講學者正要效法這人承效
法這人家須盡這人家的道理家庭日用間時時

省察若於分有未盡處卽真實去盡若於和有未
至處卽真實去和然後所講所說都有著落不然
家庭日用處不照管卻別去說精說一將精一放
在何處豈不都是閒話父子夫婦兄弟之道當一
具在只須認出認得當下便頭頭是道至精至一
都在這裏若不認得當下則全體俱失更講甚學
古之聖人亦不過只是盡得當下不肯錯過耳試
看孔子生民未有賢於堯舜不至已乎然鄉黨一
篇何一非日用飲食之事與我輩今日之常卜有
何差別只有一段天命流行便是聖人子貢口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百官欲求孔子之門孔子之門在何處只令我輩日用出入之門便是孔子之門欲求孔子之家孔子之家在何處只令我輩日用居處之家便是孔子之家孔子之門便是乾坤六子之門孔子之家便是乾坤六子之家學孔子在此學易亦在此此之謂實學

初五日

諦諸子諸姪若孫曰余今五十年矣始識一貧字止賴有同志者實履其境而深咀其味諸子諸姪諸孫各勉之

初六日

兒輩同榻 茅屋繩牀十五年羣兒俱壯我頽然形
神相對無疾惡可想羲皇太古前

初七日

象山堂講語 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千
載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此語果信得及
否試就諸子証之傳今越人天章孫人構斯范陽
人瑞田應龍塞人相去五七千里而君臣父子夫
婦昆弟朋友有不同此五倫者乎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有不同此四端者乎聖人人倫之至有必爲

聖人之志者只就此四端擴而充之則塗之人可
以爲禹人皆可以爲堯舜故曰及其知之一也及
其成功一也二三子果信得及只就當下一點不
昧之良心便可立地証聖孔孟定非欺人語也

初八日

寄馬玉筍 歲前奉逐客之令廢官解任者歸籍隔
屬立戶者歸籍弟被首逐一時蘇門諸公盡皆星
散弟已戒期啟行府縣謂弟不在廢官之例片文
請留適揚猶老過衛亦遺字於諸上官弟從此以
燕人而成豫籍矣念夏奉一區十五年來添六孫

一曾孫昨初七之日從蒙師者五此之託際於先生者深且厚矣清夜自思當何以報稱此明德也第今年平頭八十賴天之靈心思未迷敢以耳目難贖氣血不足○屢秉燭耶邇來欲就上者數種無副本○今命望兒構斯攜稿請教望先生一訂之○聞見不妨增○別久思深面晤難期寄懷小詩仍親書之詩與字俱勿論見吾兩人交非泛泛也

初九日

寄鹿靜觀 安邑非難治吾兄負史才今既數月矣

規模章程定有可觀令祖生平恨不作令親民易
行其德兄能施實德於安邑其光於祖也不益多
乎其鄉先達曹貞老道糸儒宗於令祖爲聲氣交
後人不知何如有文集幸爲覓一部僕歲前奉歸
籍之令已束裝待行府縣中文請留今可以不
行矣然歸心已動欲一展墓不知能去否

初十日

讀陽明傳習錄 陽明云蘇秦張儀都從良知上磨
勘得十分玲瓏所以策發功舉惜乎其不正用耳
王亮之謂只此一語便知良知是用世之書非僅

僅正性命之書矣夫用世與正性命豈有二能正
用則爲聖賢爲豪傑不用則英雄而鄰於姦雄
矣此處全在學力致知正所以防其不正使歸於
正也不正非專言詐正非專言誠就執濠一節論
之宸濠定謀南昌一克星馳金陵隨襲燕剗苟執
經經之信無權宜用變之術兩鄰僻備噤臆曷及
此最初不昧之良質之天地鬼神正相符契以陽
詐亦誠也以蘇張出之誠亦詐也其發源
自別耳

古人有言曰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歷羲文周孔而始成易歷虞夏商周而始成書故知立論者非後人論前人書而即後人自著書之道也有卦畫豈容無象有象豈容無爻有爻豈容無象贊即如本義程傳皆萬不可少非本義程傳遂足盡易之蘊易者大地日新不已之運任令後之學者勤心以取之終無有窮時自以爲登峯造極無復有可加之地皆自滿假者也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至今日而霸業亦絕響矣然王風帝德未嘗不浮寄於天覆地載之間孔孟有志三代道雖未行而道未

嘗不明孔明有儒者氣象伯滄有王佐才昔人嘗稱之子謂陽明之學術事功舉夔伊呂顏曾思孟豈有讓焉真學真士合并爲一如陽明者一洗腐儒曲士之陋習鄙言豈佞

十三日

元宵 涉園歲歲度元宵一夕春融萬慮銷苦樂世緣勘得破華山頂上亦逍遙

十四日

奎樓觀燈田水部招也 同人聯袂坐奎樓無限燈光面面收樂與民同今是古乾坤元氣借看舒

十五日

語劉履之 昔吾友鹿忠節初讀傳習錄而悅之謂
聖人爲必可爲因成大儒此書人讀者少知讀此
書者必其有悅於心者也履之十餘年小友忽錄
陽明傳習錄一則爲贊而北面焉其有得於陽明
也深矣此事真如飢食渴飲最爲關切而學世夢
夢履之既有悅於此他日之成就可知不能驟取
信於閩里願先從家庭子弟做起學術之明昧斯
文之興廢吾友之衣鉢行將望之君矣勉之勉之

十六日

李擁千索書

擁千英英偉器不問而知焉賦毛

念子寡人奉歸籍之令暫爾言旋其眷懷於子一

日不知其幾回腸也子之眷懷於父母自不言而

喻子今日仰體親心閉戶讀書為人爲子悅親顯

親正在此時子曰無友不如己者子夏曰可者與

之不可者拒之此是第一吃緊事少年識力未定

易於習非試看益者三友是如何損者三友是如

何從善之難百難於從不善況於一暴十寒子即

聰慧萬不蹈此然無人提命不愁不到此處入說

道德出悅紛華此是賢者一疏人今求一入悅道

德者實未見其人敢望其不悅紛華乎老夫婆心
况子爲吾家桃李且與子之尊人交善何忍不爲
一言以告教之

十七日

問陽明揭良知爲宗而教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
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
物又若合心意知物四者併揭何也曰四句中前
兩句無著手處著手在知善知惡知善便要爲善
知惡便要去惡故一致知盡之矣

十八日

陽明在贛諸冠平捷上設酒勞諸生曰以此相報諸
生瞿然陽明日自吾大征及登堂實難置手與諸
生相對並較無少增損此即諸生之助尹吉甫中
興歸而飲御乃在張仲孝友亦此意益信草草百
輒無異蔬水曲肱

十九日

奇懷蕪環中 一望烟雲恣行還北園亭畔聽潺湲

松鱗未長先成易

余嘗題其書
齋曰讀易

瑣闥嘗開綠愛山

老去交遊餘幾輩古來題品合誰班
聞君近日詩筒滿載酒何時一扣關

二十日

裴晉公曰破河北賊易破朝中朋黨難王文成曰破
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心中賊誠難破然能克己
之盡則能奏廓清之功顏曾諸大賢周程諸大儒
皆無憾焉至同寅協恭和衷之雅恐貞虞三代後
難再見此景象此全在大有爲之君深於學問而
知學之大臣佐之或可庶幾也

二十一日

孔子表章六經猶欲假年學易故通體是易孟子曰
學孔子者也雖不言易卻深於易漢以下賈而詩

書舒而春秋曾而論語廉而孟子皆所稱讀書有
得者也而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其於論語也
何居禹亦論語廣亦中庸晏亦周易衰亦春秋其
世何世其人何人恐未必有當也陸象山讀孟子
直接孟子之傳可謂善讀孟子程子曰未讀論語
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陽明手錄大學古本謂格致本於誠意原無以傳
可補此之謂善讀大學

二十二日

王君佐游林慮歸將人大驪口占贈之 爾質元疑

靜固知樂在山與雲隨止宿伴鶴自飛還世網應
無著塵心已盡矧何時非道方咫尺是元關

二十三日

春秋時已無王孔子因霸匡王故於五霸之興皆進
而書之君稱爵大夫稱字如大管仲之功善平仲
之交伯玉子產皆以君子之道歸之道法同所以
孔子猶有三月之功戰國時已無霸孟子扶王抑
霸故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子誠齊
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治法異所以孟子終無
一日之遇後此儒者發明三代禮樂尊奉孔孟之

傅陽周謂講來講去只是霸術何思桓文說仁說義說禮說信便是霸術若是純王令人出而不知那有許多好看名目熙皞驪虞正是如此悶然的然亦是如此

二十四日

日仁尚事陽明甚久聞道最早故於學問頭腦處皆理會的親切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此六件工夫見爲六則六見爲一則一還有人單舉

明善一則謂說禮說意說性盡茫然說惟一更苦
窮渺惟自顧此身尙覺實在謂從明善入無不可
謂明善有進於五件則又失之矣果於諸件茫然
窮渺豈有能明善者乎

二十五日

自廣狹人凡具片長尺善者皆不能免才具愈高而
此病愈甚更難以之論帝王真人起沙漠之語豈
與元主元臣諸書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兼漢唐宋
三王之長而無其短其廣越千古全在知學

二十六日

大學心廣體胖論語悅樂不愠中庸無入不自得
子左右逢其源千古至聖大賢其所受學只有這
步子然此非可襲取而偽爲之也心廣體胖須本
誠意悅樂不愠須本時習無入不自得須本素位
左右逢源須本深造隨取隨足常用常效不取不
足不用不效索影於形之外求響於聲之外此必
不得之數也

一十七日

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必先有主張欲作何等人
次做何等事方不惑於他歧夫子所謂白志學而

立而不動者也。到知命時，日用皆天則之流行。無方易，無體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孔子從心不踰矩，與六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一箇境界。

一十八日

道不離器，離器何處覓道性？不離形，離形何處覓道性？六十四卦之中無一卦非太極也。三百八十四爻之內無一爻非太極也。謝上蔡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是在學者自悟耳。

二十九日

吾人一口之間能討得箇境界，心靜便是堯皇以上。

人莫看得容易貧賤人役役於衣食境固不閒心
何能靜富貴人擾擾於名利境愈不閒心何能靜
素富貴人一旦而或失意奪其事權境似閒矣而
此心之紛馳益甚愈求靜而愈不得靜也非真實
見道安能享此閒靜之福境非以無事爲閒心非
以無事爲清真能行所無事而已正所以爲能耳

二月

初一日

識吾說 吾與吾周旋久初不識吾也乃今恍然識
之猶未能遽認也謂人不識人人易信謂吾不識

吾吾亦難信初不知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
參焉者也仰焉而無愧於天者何在俯焉而無怍
於人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不慊不怍也而謂哉
吾乎吾有身志氣合焉者也帥焉而惡於志者何
在充焉而餒於氣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無惡無
餒也而謂識吾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幼
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既竭吾才知有所立卓爾曾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
吾者也吾敢言識吾乎哉靜言思之吾不識吾人
負吾耶吾負吾耶仍乞鑿於夫子從吾所好此識

吾之路也不識吾惡能從吾能從吾不患不識吾
矣諸子各有吾吾各有好亦第各從其所好焉耳
夢驚 每從夢寐得驚發謾道生平不自欺欲識貞
元相會意須清亥子未分時

芥毛會候 聞臺駘已發魄回左此良駘悵望實深
古人學優而仕仕優而學於先生見之夫學未有
不自炎嗜欲始元公主靜曰無欲然之極也武侯
一生事業亦自淡薄甯靜中來所謂內聖外王總
是此件何意當此之時而有脫然於聲華勢利之
外真實力學如先生其人者黃僕四十年借良友

之亦持秉燭之光復得明公策勵此生何幸所論
韓魏公祠疏此真盛舉雖老麀生不足敵人聽聞
亦當具一稿請採擇也

又答 來教云生死禍福每一念及不能不介胸中
總由道力未堅又理事之餘即欲讀詩讀書之暇
即欲與素友接膝快談而此間絕無可語者遂不
覺鬱鬱終日更不能如人閉戶危坐想亦因躁動
之根未除緣此具見公近裏著己之功不作將就
肯認語道生死禍福四字道力即堅臨事愈謹斷
不敢輕以此身試不測嘗觀孔孟進德退義以斯

世之治亂爲一身之仕止早於生死禍福則得破
金得定方能脫然無入而不自得非冥冥從事能
無懼而已矣固知公之不能不介介於胸中也理
事之餘卽欲讀書正是仕優而子陽明謂學卽在
事上學既入官則讀書理事亦不可作歧觀也卽
無系友快談而尚友論世位置古人便是陶鑄今
人晉徐曰仁兮那那樸魯絕不知學曰仁爲之鼓
舞興起今避風尚存者閉戶危坐意在習靜程
門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然從古無離動之靜草
卓百弊無異澆水尚欲靜固靜動亦靜也有得於

靜者躁動不得厭動亦不得無事自然閒適遇事
自然整暇又何必介介於胸中而鬱鬱乎終日哉
我輩相會爲難一番筒寄又以使子歸路不能盡
言故再報此

初二日

問孔子四友謂子張爲前有輝後有光曾子何以曰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曰此處正可想見仁正
可想見張純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
仁也三月不違之外果達藝概不敢許克伐怨欲
不行亦不敢許而敢以許張哉仁與元運同電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體仁之功不覩不聞堂堂乎發
越之過正於闕淡之體覺有漏洩難與爲仁誠難
之矣孟子云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張也非病在
光輝病乏篤實耳夫子一曰師也辟一曰師也過
問曾子之意要知堂堂與闕闕侃侃行行俱是經
陶鑄中來

龍抬頭口號 俗傳此日龍抬頭猶恐龍眠尚未休
欲乘風雲難得便澄潭深處且藏修

初三日

人有言學問要看臘月三十日謂此日爲一年之積

局也又有言下棋千盤末後一著謂此著爲一
之結局也人生難得盡善此著結得好從前可
論矣生平雖多可述此著精得不好從前之書亦
可無論矣微乎危乎可容一息不悞乎

初四日

先聖先賢爲傳道而著述六經四書道已揭日月於
中天矣後之儒者其聰明知識固不能加於前聖
前賢之外豈不一切可省然而其言愈紛頭緒愈
淆者咎在傳聲附響之人既不明於經書之旨而
又未窺前後幾大儒共協大道忠告之苦心遂橫

肆詆毀程朱之學陸王之學俱不免於屬禁且有
詆思孟爲小覺者此果欲明道耶亂道耶折衷
羣言斷當以經書爲主不謂然者固而異異
而同正可相資有謬於經書者固而同之所謂鄉
愿而賊德者也

以五日

不立不思不容不慮但思所當思慮所當慮則思慮
斷有矣不容不講不容不說但講其所當講說其
當實說身請說者矣不容不是不容不非但是
不必於己非不必於人則是非斷有矣

初六日

病不論大小寒熱虛實各有原委藥一誤投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人參藥中之最良者也用以療火症其有濟乎張良無縛雞之力使之舉鼎拔山有退然而返耳愚嘗謂用人如用藥無不可治病之藥無不可辦事之人因材量能化工肖物是在國手

初七日

報李煖五 憶在雲宿舍三日不晤便覺疎遠今別近二十年矣甯禁寤寐之思耶所恃彼已爾無愧者共在照臨之中各不虛擲此日故不必如麋鹿

之常相聚羣僕八十歲胎生不敢以秉燭之光自
甘荒逃此所以報皇天以對知己耳田華老來接
手字知前刻告峻就中有可訂者願且不必出以
示人但刷數冊付姪孫可也令郎學已有成拭目
捷書不及再字

初八日

語曰者自有生民誰百年謾矜爲術可知前箇中
正在人難測預識死生便索然

初九日

解人髮貧 回首燕雲十五春
夏峯草色懸離人案

華久逐東風去兩字平安獨有貧

初十日

傳今過予言別爲此句送之 東粵兩迴豈浪遊飄
飄萬里一孤舟而今指點經行處仁孝關心淚未
收 十數年來倍苦辛天教動忍出風塵歸家莫
笑頭顱舊入眼應驚氣詭新

十一日

春分脩祀事 一年祀事首春分山下清泉山上雲
老去此心無外慕謾云不見與不聞

答葉生二則 蕙解葉生謂年來所行之事多非本

心子詰之曰心與事不容離既非本心則心在何處一切作事未免苟且我輩今日正須從此處研究務令心爲事主事如其心有勢之所必不能行者自強行不得天下無無道理之時順理而行本心自無愧耳請以質之明師益友勿枉費此心可也 據所述十餘年來兩入粵東尋父訪叔爲宗兄翰子延嗣勞瘁苦心百千萬狀俱自仁孝出之此正本心之發越處其遂意不遂意時與勢爲之也即今遊環遊燕亦爲茲嗣養親計烏得謂失其本心子謂心與事不相離正在斯

十二日

周元公之言曰：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稟哉斯言，其所以喚醒人者至矣。然喜聞過者，誰與行已？有恥者，誰與亦終於不幸而已。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學道之人，所以寥寥也。

凡人未有不欲暇逸而惡勞瘁者，乃竟多勞瘁而鮮暇逸也。咎在以作偽而欲求心逸，勢必不能。元公曰：君子日休，小人日憂。此正坦蕩蕩長戚戚之旨。答戴巖莘二則。來教云：學問一事，對共睹共聞，固難而對不睹不聞尤難。惟精固難而惟一尤難。勤

始固難而克終無倦更難據此皆實歷學問無庸更端但料爲轉換不能對不睹不聞便是懸義而取的然曰亡何以對共睹共聞惟精是惟一的工作不到惟一處亦算不得惟精則精一亦不容作兩件事也爲山虧於一簣掘井棄於九仞正爲倦焉不克終者之戒不克終并其始焉而失之矣能於此加勉永貞一心務求著底學問之道豈有餘蘊哉 不睹不聞寂然不動之體此時無有與之對者卽所謂惟一也臥須無時不戒慎無時不恐懼此寂然不動者方無間雜是之謂惟精精矣而

又見其粗也一矣而又贊其二也文王望道未見之心孔子何有於我之念到底是如此一德則全體俱非安有寂然不動之體邪和未言者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他所以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况臨大事乎明道極張鷹此言

十三日

語耿保收張叔大二則 本末終始著力自有序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象山先立乎其大小者不能奪極得學問主腦明道謂退之卻倒學了因學

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蓋學本是修德有德自
有言如修辭以立誠是爲立誠非僅僅修辭也多
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爲蓄德非僅僅識前言
往行也徒修辭徒多識便是玩物喪志 學問以
何爲主臚亦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而
已元聖元公謂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
若捷於市此其所志也而志更有尙焉者哉顏子
大賢元公謂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此其所
學也而學更有大焉者哉志與學總是一仁字見
得親切得志則所志即所學不得志則所學即所

志窮達類晦天德王道盡在是矣

張叔大來從學其人素在相信深人而客居於密縣者也名興泰

答趙寬夫 讀手教道即千萬世而上千萬世而下之道也天地之所不能私鬼神之所不能秘只此便見道不遠人爲須臾不可離之物明道曰悟焉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聖人性其情賢人化情於性常人情其性三言道盡好惡者情之發而知之用古人所以平治天下者全恃此大學自誠意便拈好惡至治平總不離好惡

好惡得其真即所謂發而中節也皆忠恕平常之事而大本在是達道在是此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只如此理會便是學問大頭腦若專在專上與人上考求日亦不足矣不謂足下遂能了達如此來教字眼繁多其實串經書之旨莫不外此教言故不必逐字逐句裁答也

十四日

贈保汝叔大 盈盈一水鬱相望此日勞君過草堂
故故新新各有意目存何用費商量 素心晨夕
豈云選大道由來未可私易簡乾坤時物在幾人

欣合幾逃離

語保汝諸子曰學人最怕一傲字傲則心便虛有以學問傲者有以意氣傲者有以家聲傲者有以富貴傲者甚且有以貧賤傲傲之事多端傲之根最細學人每以此爲得意不可與人道全在此謝上蔡七年不能去一矜字亦是此病未可除耳嘿自體勘莫輕恕過便是克已 只著一箇傲氣意欲常伸卻易得餒浩然之氣充塞天地之間是由集義所生傲則一味害義惡能生氣舜之好問好察禹之不矜不伐孔之不能何有顏之若無若虛

何嘗有分毫若已長見人短之意

十五日

哭李國華孝廉 元霄燈火轉仁堂若有仲哭君淚滿

裳海內故人行且盡蘇門良友又云亡頻年處旅

憑爲主晚歲長羸自乞方嗟我有漸程叙于堯夫

心事自明光

堯夫高華伊川謂之曰知自任云矣堯夫曰心事光明亦無何而云矣

就徐曰仁六件工夫之外觸類而通之下身是上達

的工夫閑邪是存誠的工夫踐迹是入事的工夫

戒欺是求豫的工夫卑遜是高遠的工夫致遠是

中和的工夫中和是位育的工夫求志是達道也

工夫強想是求仁的工夫集義是養氣的工夫知
言是知人的工夫聞文章是問性道的工夫形而
下是形而上的工夫萬殊是一本的工夫盡精微
道中庸是致廣大極高明的工夫疾敬德是誠小
民的工夫誠小民是祈天永命的工夫諸如此難
以概舉經書之旨當不外是悟則俱悟迷則全迷

十六日

千古無離理之情無離情之理喜怒哀樂情也發而
中節則理也故爲天下之達道不近情之理其意
不足索然無味不近理之情知和而和蕩然自放

均之不可行也咎在不中節

十七日

或問以禮節之與致皆中節恐不同曰未嘗不同但有安適之分耳以禮去節所謂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發皆中節所謂樂節禮樂有從心不踰矩之意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寄楊詹龍 共城去清化僅百餘里先生駐節於此數月未及一間起居愧歎何言伯巖茂底見意謂新春先生暫移百泉靜攝甚喜殘喘稍得再觀芝眉昨伯巖字中未及此第八十歲病夫得免巖

逐尚優游百門山下皆臺庇也此時可以不歸籍
然欲一歸展墓第故園房產俱非已有去當復來
不知能勝此跋涉否聞體近已勿樂喜爲加額崔
河廳近頗自苦有先生爲知己亦可不恨昨有字
來感劉令親推心置腹之誼先生一言其利溥哉
古人隨時利濟無處非立人達人之會於先王益
見草草不宣

十八日

伊川謂其門人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
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

損也愚三十二歲患嗜噉暑月吐酸一粒不食者
常至五六日服藥四十年未瘳有客謂曰過六十
當勿藥果至六十而病漸輕近七十病始脫體今
八十矣猶善飯也伊川自謂吾以忘生流欲爲深
恥愚生平最服膺此言

十九日

國華云亡子以衰病不堪臨知己之喪兒子輩勸且
從容征弔予謂之曰喜怒哀樂各有攸當當哀而
哀哀去則心安當哀不哀此心反增悽惻耳樂太
過則生悲哀不足烏得樂此中各有天則焉

此中風習極重婚喪之禮前輩創行固難後人遵行
匪易于十五年日墜而心識之但就中有涉於習
俗以行禮而反失禮之意者不可不斟酌而損益
之是在秉禮君子力爲之砥不必定與俗同也

二十日

寄王悔菴 聞年翁邇來靜攝學問須是靜方能育
入然非無欲固不能也影響浮游雖在在有之眞
實領略如饑而食渴而飲目中未見其人吾鄉戴
巖年舊未得晤兩年來動以數百言相質其沖虛
真切御似實實學道人年翁不知會相與否有便

亦不可失此共學之人也

寄薛行塢 久未得楊忠烈全集况有大序一讀一

快甯嘗謂明代忠臣儘多前有容城楊忠愍後有
應山楊忠烈二公可稱明之二岳先生大序亦及
之見第非阿所好也

二十一日

是非好惡乃士君子行己持世之大端韓魏公不分
黑白語到小人傾已處氣益和平矯與偽與非也
蓋是非者致知之源存其是而去其非非一昧別
白於人也好惡者力行之實不使尙而不使加亦

豈爲人哉魏公器量過人澄不清濁不濁乃能養
國家和平之福不見顧厖俊及名成而國受其賊
者乎以虛名受責禍李也君子多空此病其然足
容正其沉潛於是非而不浮動於好惡耳求曰求
人不可不辨

復毛會侯 前承下問因使者立候亦覺有裁復未
盡者隨再錄一段竟便與韓魏公疏引同安帝手
教又至廻環讀之冲虛惡至當此之時而有此寶
好學如先生者哉初覺其言之道盡也廻環手教
又覺其言之未盡也第在先生能思而若不能多

也而若寡在僕未免不能也而若能寡也而若多
先生得無謂其迂且腐乎先輩鑿行容足數語以
志景行之思前小詩辱和可謂拋磚得玉矣謝語

二十二

趙寬夫名御衆舊以書相通邇復以紙相質是日來
從學并攜其友徽州吳蒙功名聖貞

與諸子曰學問之道無他須先與勝心浮氣於師友
之言纔能領畧諸前輩書定自己志便從今日做
起願我新舊諸友大家洗發其偕大道立志在于
高人之上虛心在字裏人之下方是真實向學人

答藏人吳子 多讀書知文墨多粉飾自占地步
足下能搜剔隱微病痛絕不肯護短飾非是乃所
謂學問人也當下既知言當慎便不輕言行當謹
便不妄行能謹言慎動就是存天理工夫何地何
時容得些子傲氣如云多思多疑以不思不疑對
治不得只就所思者何事所疑者何人窮究到底
是理是欲如其欲也便是素所搜剔隱微之病根
也亟去之果其理也亟存之只把此天理心存存
不放謹病之根自除遇事接人自無錯亂物即於
此格誠即於此立也羅近溪捧茶童子亦知戒懼

王汝止樵夫亦能聞道正不必以不讀書少文學
爲嫌嫌耳况手錄鹿忠節之說約曰誦呂新吾之
呻吟語不遠三百餘里負爰蘇門雖曰未上吾必
謂之學矣

二十三日

寬夫問人自出胎時便有好惡卻無是非然無作好
作惡及其長也卻有是非便作好作惡便無真是
真非是性近習遠之說也學者用致格復性工夫
見得真是非則好惡自力然非清好惡之原恐真
是非亦不出也水靜則明鏡照則照還我無作好

作惡之本體則感應之間真是非不爽故誠意問
指好惡而提慎獨一了百當格致之訣其在此乎
望指示曰問目既明無庸復言之第知之非艱行
之惟艱非清好惡之源真是非不出恐好惡之源
正未易清也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惟純王無作
好無作惡是豈可以口頭襲取者乎仁人之是非
好惡與流俗之是非好惡萬不同也心有纖毫未
絕則是非好惡便有纖毫未當水靜則明非明之
難而靜之難鏡照則照非照之難而照之難清好
惡之源須自格致始而格致之功總歸慎獨此

明知行合一之旨是在忱信而力行之耳

又謂寬夫語子曰素貧賤行乎貧賤此是我輩今日第一緊要語聖人不去非道之貧賤現今日乃道中之貧賤乎第貧賤實有不堪之憂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俱不必言至撓亂所爲英雄豪傑幾不能自主此而不移也誠難矣然而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卻在此時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孟子曰貧賤不能移此是聖賢豪傑的原本

二十四

卷寬夫 寬夫謂子曰回首從前三十年所自負爲

英人志士不落人後者嘿嘿箇點皆令人愧汗無
地自容猛思改圖痛洗前愆而理欲兩念雜然並
至講理也又忽覺是欲謂欲也又忽覺是理牽纏
互起茫然無依據敬請指示下手之處予曰于益
矣凡不反已而自謂無愆無尤者不知學者也學
焉而始覺此身之多愆尤蓋一心耳忽然而後理
是道心也忽然而後欲是人心也這與人每常爭
勝人欲中之天理天理中之人欲其根更細而端
甚微困知勉行工夫正要在其處料理孰爲理孰
爲欲孰爲天理中之人欲孰爲人欲中之天理織

毫不得混淆是非既真而好惡自方此便是惟精工夫意卽於此誠心卽於此正便是惟一

謂諸子曰先儒云顏子沒而聖人之道不盡傳果何所指也寬夫曰顏子頓悟者也觀其問仁夫子卽以全體告之天下歸仁之語他人必信不及便不敢直下承當使顏子不學沒則夫子之道全在顏子矣子曰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孔顏原是一箇人故顏子沒而子曰天喪予孔顏亦只在仁上取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此一箇字

先儒云孔子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跡太著所謂顏

子微有跡者又何所指也寬夫曰子在回何敢死
一語英氣少露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此言豈不亦露大約還從一問未達來天行健於
穆不已孔子與天同運渾然一天也自無跡顯于
一問未達便是一問之罅漏故曰微有跡易曰不
遠復孔子曰三月不違仁自見

十五日

夜來舉伊川問謝顯道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
何慮伊川曰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說了又

道恰好著工夫也。既曰發得太早，又道恰好著工夫，此何說也？寬夫曰：是從本體上著工夫，此亦說得是。因為暢其言，與諸子共質之。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應而已。原無甚事，顯道天下何思何慮，謂物來順應，不必預設。擬議伊川曰：發得太早，猶之乎賜也，非爾所及也。謂非爾所及，正欲其及之也。故又道恰好著工夫，其著工夫處，亦只是戒懼慎獨，絕其不必思，不必慮者，以還我何思何慮之體。寬夫從本體上著工夫，想亦如是。程門每有此微旨，令學者參會，故為會鍛鍊人。若言下一首說

破人亦直視作等閒耳。啟人彙引人。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禪家又惡得以輕信口。

語李升如。升如問年來亦知孝之一字當勉然外面雖打點得過。返之無言之地。殊覺不如好聲色貨利者之親切。欲尋受病之源。又茫無着手處。曰此還是孝之念未到。真切第想父親愛子之心。夢子之疾。食不甘。寢不安。而笑。我孤尙堪視息乎。好聲色貨利之念。如何能容得住。

升如曰。酒將及大祥。猶不飲酒。同坐者再諫之。終不飲。予曰。一念不恐飲酒之意。是一念不恐忘其親。

也從此引而伸之將念念不忘其親事事不忘其親豈不稱仁人孝子也哉瞬息三年黃履已過此時正宜謹慎

二十六日

與諸子曰此理充塞無間原不得有一席無理之地令人教駭以自恣此理流行不息亦不得有一刻無理之時令人服逸以自驕我輩行庸德謹庸言行之而只是不足謹之而只是有餘言不顧行已自可恥况大言不慙召譽敢或不祥莫大焉絕怨尤而安本分忘毀譽而求自慊是八十老人所深

至於二三子也

德隱逸吉民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二十七日

昔人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天與我之性我果能盡則形雖亡而此一段精氣神理當自常存於宇宙之間若不能盡則當生之時而神理已亡矣萬間夕可謂不聞則罔生耳與腐草何異

是日清明率兒孫暨羣從家祭事竣燕會修敦睦之

意

二十八日

吳應賓徽之休甯人其母以小忿爲一媼家毆死應
賓擊堂鼓投狀憤不顧身時刑廳署縣事以擊鼓
非法責十板徐審其真情問抵實仇家多黨擾竟
不能奪後從戎闕東方撫軍一藻授遊擊武弁非
其志遂納監考授武英殿中書辛巳差淮南提餉
史道隣亦重之賓有氣直能解紛故爲鄉黨所推
重字君聘其兄用賓字于王府學生隆武時獻策
授江西建昌府理刑歷任五月兵至不降逃入山
中百姓憐其滿留住一年送回籍是兄是弟可以

吳天臣報君恩子報親兩兄弟無愧焉

程綬休甯邑學生素知學之西九月二十三日夜至
徽城翼日約著儒衣衣上書數行誓不降國四字
遙拜帝闕辭祖先程氏宗祠內入文忠門

二十九日

晨起語二三子曰孔子云百行之本忍之爲土終之
曰自身不忍患不除一味忍耐勢必同流合污包
羞忍恥而不辭于輿所云恥之於人大矣無所用
恥焉庸無有微碍與寬夫曰知恥近平勇勇則忍
矣志士不忘在溝壑所恥在彼所忍在此蓋勇以

行之也孔顏樂處所樂在此所恥在彼則忍以行之也樂則未有不知恥未有不能忍者也子曰此足解拘曲固執之病可與言學矣

別寬夫 舉世誰先覺孤懷秉燭遲古人不可作大道豈容私論向晚年定學從歧路疑新聖儼在望
應足慰千息

三月

初一日

寄依石于用以自砥 依石須如石無言但點頭胸
中無一物只合與天游

或問辟世與遷世之義曰辟世必隱遷世不必隱隱則入山惟忘不深不必隱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遷聖人只不悔而已辟世高遷世大賢者避世聖人遷世

問夫子與季路論鬼神曰未能事人是只以盡人爲至而鬼神聽命焉子思子論鬼神開口說之德之盛說體物不遺說使天下之人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若鬼神爲至而人聽命焉何與夫子之言迥不同也曰說雖不同意實

無異鬼神之德即率性之道也體物不遺正所謂
不可須臾離也總是以鬼神情狀發明中庸微顯
之義須識得鬼神與中庸合德處而後之所以盛
者誠也誠者天道誠之者盡人以合天之道與夫
予以盡人爲主正不得作岐觀

初三日

或謂大學經世之書中庸傳道之書而經世者必本
於修身則修身亦所以傳道也傳道者必極於天
下平則天下平非所以經世乎分之有二合之惟
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知此義者可與讀學庸可

與讀論孟可與讀經史

示可權誠甫兩少年 爾兩人既少知文路宜專心
定志日有知而月無忘時刻不可懈怠最忌戲言
感動此雖小學淺近之言而夫子以之訓子夏東
銘一書張子以爲入德之始豈可忽語

示五孫淳溥浴温浴 家道之興係乎兒孫兒孫須
蚤教誨方能有成立吳因之有言天之生上知不
數矣下愚亦不數中人之性介於可成可敗之間
而慈父之心烏得不審於成之敗之之術今五孫
同入小學淳十六浴七歲大者以文小者學對學

破質未必上似亦非下日日訓練自不流於匪類
老夫年八十矣日夕娛悅者汝輩汝輩知此時時
策勵兄率其弟弟從其兄雍雍睦睦讀書讀詩此
便是三代以上人家清以上有三兄漸知學浴以
下有兩弟亦解語他日無敗類非託祖父之德不
至此

初四日

問六學一書還是以修身爲本還是以誠意爲本曰
修身未有不本於誠意者意誠而身自修誠意傳
中德潤身心度體胖其意自見開口說毋曰教也

即經文所謂先致其知故陽明只拈致知總之是
一件事一套功夫能致知以誠意心正身修一齊
了當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證了下
尚有些小病痛亦輕

初五日

復田華石 不知先生之東行也舍親以無知之人
所求無厭殊爲可憎幸隨令親歸父母此後萬不
可曲徇并致弟不安之意先生以愛弟之過周旋
委至弟惟有感愧耳

初六日

同鄉有赴縣任者過問吏事子曰愛民好士敬事
大夫此政體非政本也政本須無欲無欲則心清
一切愛民好士皆出之以至誠養上治民皆本於
此我無所取庶免人之覬覦功令森嚴可不慎諸

初七日

學問不長進多因己不肯舍人不能容不肯舍己便
自護己己一護內實多欲何以容人不能容人便
自責人人一責藏身不想其誰與我積漸而往文
道彊非皆自護己一念生嫉賢忌能皆自責人一
念生舍己之盡者為至聖知己之當舍者為大賢

不能舍則自用而已矣妄人而已矣實能容之爲
樂肯勉而容之爲含忍不能容則褊衷而已矣冥
行而已矣諸君今日既有志向學靜言思之果無
勝心否果爲人留餘地否不能也而不能而日思所
以能之如疾痛之在身務求克治則護已責人之
私便無地可以自容此共學第一吃緊事勿徒依
口頭語也

初八日

予輯人物考二編無孝友專門客少之予曰未有稽
人物而不本於孝友者猶之撰史不立孝友傳之

意至取簡錄則亟稱之自王公以至牧豎無遺焉
適於從遊士先後得五人固安賈生三椽兩執親
喪廬居各三年爲不御內也一時賢士大夫左忠
教鹿忠節皆敬禮之三槐俱得稱門下士新安仇
憲稷居父之喪既葬宿於墓傍僦舍爲不御內也
李允繩客死成安長子體天歸其妻於母家季子
明天合其妻朝夕待母各居宿館中仲子合天自
襁褓出嗣伯父亦安置其室於別所而奉生母以
終生父之喪爲襁褓時未得爲嗣父喪也三兄弟
各有一段仁孝苦心故嘉其志而述之以勵其後

初九日

楊猶龍之言曰良相之於天地如良醫之於人身國
其虛實用分調劑就其緩急用施引導其和之醫
也補是王公孫僑諸葛亮瀉是用姚宋之醫也治
其標司馬光文彥博治其本子謂得此說而通之
自開闢來以暨日用間應事接物修己治人莫非
補瀉標本爲之運旋於其中帝之後不得不王王
之後不得不霸孔之後不得不孟事功學術遷矣
今日補瀉標本一一可考而究也邇來學人講宗
陽之後實病不可不瀉姚江之後虛病不可不補

亦其時與勢爲之也一成而不變則不達於天運
亦烏能合於時宜時時有標本時時有補瀉是在
良相良醫之識時務妙用其調劑引導之法耳

初十日

爲趙亦校別萬立傳 入人物考清且門

十一日

爲趙亦校尚寶立傳 入禮選

十二日

答袁大 賢友四問其目俱明無復疑義矣第鬼神
幽昏雖曰知人則知鬼神狀人果能知乎不能知

人依舊不能知鬼神耳死生難破雖曰朝聞夕可
然果能有聞乎不能有聞依舊不能超生死耳知
善知惡非良知本體能知善知惡者其良知本體
則當思所以能之者應作何功克己之己能善仁
由己之己能爲仁則當思所以爲之者作何事恐
知到此而行未必即到此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
惟艱第就今日之所知者據得定無復再起疑慮
務求知人以質鬼神聞道以了生死格物以復良
知之體四勿以盡出己之功知一分行一分行一
分方是知一分程門高弟晚年流入於禪未免爲

鬼神生死所惑并良知成迷爲仁不力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非一明不復昏一信不復疑也一日不
提醒則一日即昏昧一事不提醒則一事即放逸
爲山掘井猶以九仞見棄中道半途者不待言賢
友乘今日新學初鞫正好用者底工夫願與共學
諸友勉圖砥礪以觀厥成

十三日

語諸子曰處廷授受曰中孔門傳習曰仁克己之已
由己之已總是一箇己非別有一箇己代替此一
箇己也人心之心道心之心總是此一箇心非又

有一箇心換去此一箇心也克復而天下歸仁精
一而允執厥中正非有二義

十四日

題毛選君肖環先生狀後 先生立朝在神廟丁未
戊申之間予時遊京師凡屈指海內清貞沉毅可
當大任者莫不首先生也今逾五十年矣先生之
潛耀升沉俱不聞王寅先生曾孫曾侯以彰德司
理借便顧予夏峯論學壘壘別後又兩以書來質
所疑且以黃貞父所爲先生狀見示乃知即神廟
時都人士所稱能當大任其人也向徒聞其名今

讀其狀恍見先生矣先生蚤慕文成良知之學曾
與龍谿握箸析義超超有會李兒羅居幽園中講
止修之學借同志諸獄受講連朝昏不懈只此嗜
學一念自得者深故能於得喪夷險履之若一為
令居餘居鄉凡所施為要以理為主而氣赴之故
不仆蓋天下無無道理之時苟無所扶持以自固
則禍福死生其所以怵惕我者隨在而是甯能無
介介乎先生有本之學出處儼然不用夫則用遊
其於易也深矣貞父稱其治邑如朱邑立朝如毛
濟居鄉如范希文予謂終自其嗜學一念來孝友

別真孝友清介則真清介弘毅則真弘毅固非義
襲而取之也予更有慕焉自九十三翁六世同居
元氣淳固而生先生先生以理學起家又四世而
會侯能傳其家學此豈尋常爵位名譽所可比擬
因附數言於狀後以識五十餘年景行之思

十五日

張巡簡傳

張初霖字文甫涿州人初選浙江泰順

縣典史以廉惠著遷山東豐國鎮巡簡署蒲窪縣
丞崇禎十五年東兵入掠蒲臺素無備居民踴躍
皆散去左右以歸鎮請霖曰有事而避非義也十

二月初七城破被執一健兒持刀喝曰與我金活汝家此曰我廉吏安所得金有且不與况無有乎健兒怒麾羣卒鞭之至數百體無完膚家復呼曰速殺我無徒苦我也遂被害縣令饒亦死之予因有感於文武大吏偷生苟活者多矣而仗義死事者乃在卑秩末員且署官也則官豈論大小哉節豈有輕重哉從來忠臣孝子做到絕頂處只謂之不失身亂臣賊子陷到極惡處亦只謂之失身人孰無身亟思審處巡簡體無完膚是乃所以完其身也

入取節續錄文忠門

十七日

保汝告歸口占二絕 高林誰築讀書堂 豈意行跡

滯遠方 今日葺茅欣待止 好將疑義共商量 陸

地懸弧在四方 男兒行止豈拘常 願言秉幹於茲

土 又將并州作故鄉 十年前是經於兼山堂東畔 築一茅爲兄弟讀書處 今

滿跡還方音問杳然保汝應無忘此意也臨路拈此爲別

十八日

問仁與德何別 口隨所得淺深 皆可以爲德 而仁則

德之全也 觀據德依仁 自見問仁與德 何別 口就

本心安適 處言曰 仁就切身 斷制處言曰 義 仁包

得義義正所以成仁君子合義禮遜信而總完其
爲仁也問仁與道何別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也人能弘道道須以仁弘修道以仁仁乃以體道
天地之道聖人之道總之一仁而已矣

十九日

問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故曰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
光又曰軻之死仲尼之道不傳然觀其諾言行事
卻迥然不同孔子凡事謙退如曰卽無能焉是吾
憂也何有於我哉與上大夫則問閭事君盡禮違
衆拜下對陽虎猶婉其辭巫馬期告之以過則曰

· 邱也幸此其冲虛善下具是太和元氣孟子以知
言養氣自多而以天爵良貴自處故魏諸侯王而
曰彼以富我以仁彼以爵我以義將與王而不果
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且以守先待後自矜其功於
天下後世此其所願學者安在也曰堯舜之後不
能不有禹禹之後不能不有湯武湯武而後必襲禹
之跡而禹又何必襲堯舜之跡也時至事起總一
天而已矣文王事殷武周革命孔子曰達者時至
戰國更不同於春秋能自得師者師其意而不師
其跡孟子所以爲善學也

二十日

問堯以不得舜爲已憂得舜而堯之憂釋矣舜以不
得禹皋爲已憂得禹皋而舜之憂釋矣不知堯舜
之憂釋遂無所用其心哉曰爲天下得人之憂釋
而危殺精一允執厥中之念則無時可釋也至誠
與天同運時息間斷便與天不相似謂有歇手之
日在足之期而毫無所用心者誣矣

二十一日

問養氣二字是孟子剝獲程子云孟子學已到至處
仲尼只說箇志孟子便說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

功甚大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內
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果何也曰朱子每於程子
之言補其未盡之意此處正好恭詳若論道過義
文諸大聖人那一句道理不曾道過孔子總是發
前聖人之蘊補其未盡之意孟子亦只是發孔子
之蘊補其未盡之意然非真見的此件物事在眼
前便不能道隨時體認發前人未發便是創獲若
云獨創出箇道理則謬矣畫前自易此天之道也

二十二日

明道曰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是無時無處莫

非天理之流行也精一執中是堯舜自己體貼出來無可無不可是孔子自己體貼出來主靜無欲是周子自己體貼出來良知是陽明自己體貼出來能有此體貼便是其剝復便是其闢道恍惚疑似據不定如何得聞從來大賢大儒各人有各人之體貼是在深造自得之耳

二十三日

問聖人與天同體與天同用若伯夷柳下果能同天否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此聖人與天同案也謂聖人之德厚高明悠久與天配之

博厚高明悠久原無差別夷惠心體皎然但其臨
與不恭未免是天地之有誠孔子稱伯夷曰古之
賢人也列御下於逸民皆古聖人自孟子始定堯
舜黜文孔子外即未必同於大哉之乾元至哉之
坤元然不可謂非天之一命

二十四日

答黃石笥 問目既明亦無庸多說但我輩亦要先
有一箇虛公無我之意方好拆衷前儒之言紛紛
異同俱不必問陽明後紫陽幾百年效忠紫陽豈
好與紫陽抵牾而以身證謗故蓋實見得道理原

自如是故犯難不辭兄既二十年讀傳習錄古本
大學自是實案新安亦無朱元晦姚江亦無王伯
安青田亦無陸子靜總之以尼山爲歸宿耳小刻
中多有此說相會云晚別去復迫臨路附數語以
識繩卷騎士之說亦自融通積習難破皆不學之
過

二十五日

有問曹厚菴之學者予曰據其說云心外無學霸者
之學支離決裂而失其本心又曰本心之明既未
嘗滅息則吾之所以致力者豈遂無自然之天則

而遲駁補湊於見聞德資於外物乎中庸致曲致
此而已孟子擴充擴此充此而已朱子因其所發
而遂明之明此而已陸子先立乎其大立此而已
陽明致良知致此而已此其大較也然其說卻不
謬於聖人本心二字自是子壽

二十六日

入城報新令也

二十七日

晨起葯房共學之長幼同集講之曰吾人一日之間
人心道心倏忽起滅不知幾番轉換人不知而已

獨知自慊在此自欺亦在此各人自省素即有片
長尺善不足恃也一罔念即狂九仞跬於一費况
片長尺善何足爲護身之符素即有積愆叢謗不
可棄也一克念即聖惡人可轉爲君子而積愆叢
謗又何足爲居身之玷罔念而克念可喜也生路
也上達進舜之徒也克念而罔念可悲也死路也
下達鬼蜮之徒也願勸勇共學之人勿恃其長勿
設其短過則改而善則遷不患不爲善人君子

二十八日

夫佛西方之聰明人也其息心以忘世絕塵以逃生

初亦不過求其無累於身而止至於個則亦山中
老人之有壽者耳未聞有不死者也總是二氏之
徒竊附其師說爲輪廻昇天幻妄不經無識之人
偷亂驚傳其波談遂至於是有志於學者須先定
此識以免歧路之惑

二十九口

夕正學之諫文皇也與夷齊叩馬之諫同蓋夷齊欲
武王爲堯舜故遇征誅而名曰暴正學欲文皇爲
周公故遇靖難而不改名曰順然武王不殺夷齊
而文皇獨殺正學且坐誅者八百七十三人亦慘

矣說者曰正學亦與有過者妻子宗族親戚朋友
何罪正學致命遂志合以一身了此而蒙慘主此
者蹈白刃之烈士而非能中庸之君子也

四月

初一日

大凡激烈不平之氣皆入心之天理賢者發之不肯
者絕焉衆人偶觸而輒散所貴乎學者常令此心
之天理既不至絕而散亦不可過爲奮激過爲奮
激便流入於快人節士挽理不憑氣認性不認情
此不可不辨

似二日

或曰風俗之變非人爲之時勢使然也二帝之時不言而化無爲而泊三王誓誥便已多事誓誥不已又有盟會愈變而愈紛矣南巢之役與牧野同而武較湯則少一慙伊尹周公正堪伯仲桐宮之舉尹不爲嫌天下不疑公處流言畏懼避避視尹則有間矣齊桓晉文狎主齊盟而一正一謫亦豈可同日論哉漢高權術光武謹慎蕭何韓之委其民以致賢人鄧禹對曰延攬英雄務悅民心此可議東西漢得天下之大端矣唐太宗雄才大畧定鼎

不難而綱紀不振去漢遠矣宋書祖述郭威六
略已見而黃袍加身甯無遺懣焉崇儒重道遠過
漢唐此世統也道之升降治之污隆似成一往不
返之勢矣非聖人之所能爲也非天地之所能爲
也或曰不然明高皇承元大亂之後起自匹夫德
比堯舜功過湯武漢唐未益不足言惡在其爲一
往不返之勢乎後唐明宗每夕於官中焚香祝天
曰願天蚤生聖人爲生民主此其心逼真堯舜爲
天下得人心湯武且不敢望而况其餘世有古
今心無古今堯舜禹湯之心不盡沒於時君世主

而皋夔伊周之業豈盡絕於後賢後儒王陽明功
在社稷薛文清志同聖賢明代君臣於古何愧是
在君相奮起何如耳委之氣運畢竟是不能造命
立命之人

初三日

與醫之語 從來天地元氣宇宙生機借善心人留
之心惟熱則物我一體痼瘼乃身是心也乃所爲
仁之端也賢者獨無喪耳衆人偶一露靈不肯正
與相反賢友二十年所存所發氣能孤往不顧顧
其力之不遠由之車裘與共當不得專美前也然

有說於此孔門立達爲仁博濟堯舜猶病必取諸
彼以與此空所有以益無孔子當不以裁冉子之
與粟母原思之辭祿也熱心不可少太熱則過矣

初四、五

張龍城過訪名中選湖廣沅州人舊藩縣令

復魏蓮陞 讀邇澗集有許多關係世教文字石老
真大有心人近指答問兩序白是此老親筆他人
不能代也所云祝詩石老用情如此之殷何各一
詩但前有蘇門圖如再爲之似覺重出山人於貴
人酬酢不得不慎重不可取厭也

太僕書王名山攜其姪仁過訪夏李

初五日

隱君王惠勉壽言 惠勉公吾鄉之隱君子也精岐

黃帝病到手輒瘳然存心利濟病入之多病而勤

施無倫醫也而通於學者也予謂爲學而不能知

道按道而不能淑身與知醫而不能淑身者皆無

同乎相能造命醫亦能造命故曰功聖賢良黃也

聖賢之言藥石也讀經書總以治心之病對乃圭

綆以治身之病病在身者其症顯病在心者其症

微症顯者皆得而治之病微者非他人所能著手

惠施公今年七十矣有一病施一死斯存活人多矣其不孝不友不忠不信之病久入醫官不知公當何以療之耳譽之不遠千里來爲其尊人乞言予生平困於病暮年始逢公譽之有侯腸從遊人予亦每施苦口之藥治未病勝於治已病君家橘梓自熟此法

六日

青王信宿言別口占留之

有引

蓮陸申之爲予言青

王其人其詩甚悉予嚮之二十年矣不謂青王亦嚮予不遠千餘里過覩信宿言別似於千餘里二

十年相嚮之意太忍也。因占此。平生性命託朋
友老至形衰心更痴。二十年來求識面相逢恨晚。
願歸遲。

初七日

示淵孫。爾生三十二年矣。隔越十四年。今始再來。
我心之喜可知。然留爾父子在家者。守祖墳墓。是
人生第一緊要事。爾等無違禮度。我稱釋其辜。古
人豈不達親我不能一歸展墓。不獨哀殘。歎於往
還。而臨路之賈。居家之賈。且難辦理。更有苦者。老
兄弟老朋友俱已作古。入十歲老人。此情何堪。與

爾言此者望爾切責爾重以爾不能砥行立身則
孤此望負此責矣祖父之靈得無有恫乎勉之勉
之

初十日

讀孫婦王氏傳 潮孫婦王氏予南來始自閩歸十
四年爲婦雖隔越千里其賢而知禮心甚喜之禮
之乎其姑奏兒婦也訃來予哀之亦猶之乎哀奏
兒婦也雨婦皆賢皆天家門不幸予之不德可知
然其祖父遠在數千里外憫何以堪所慰者奏兒
婦予有哀辭今潮孫婦又得其舅立兒之哀殆過

於予兩婦俱當入取節錄以備野乘

十一日

一門四烈婦 甲申闖逆陷保定太學生王元慶妻

徐氏婦居久同姪婦生員王廷初妻賈氏另婦進

士王廷初妻張氏孫婦生員王溶妻王氏俱投井

死徐婦父世職指揮賈氏父方伯鴻洙婦居苦節

撫兒子以存宗親夙以孝稱張氏父太學生張爾

翔王氏父進士王世珍以新婦方入門遂歸此婦

隱一門四烈婦非家教素修安能倉卒遇變而遂

如歸甲申大難錄偶遺溶妻王氏故再誌

十一日

寄耿子亮 從古聖賢豪傑未有不經動忍而能有成者也先儒云心動則心活性忍則性定心活則不爲欲所役性定則不爲氣所動心性中作用充滿無虧欠便若見爲增益耳然增不增於安樂而益偏益於憂患夫人亦何樂乎其有憂患哉蓋不聞困窮拂逆之境則真性不見天固無一不在其仁愛之中然非聖賢豪傑則不能善承天意鮮不以憂患自摧折憂患不替生唯知憂患者能生之安樂不自死唯耽安樂者乃死耳子亮十歲能文

具有慧性使其且晚得意父子兄弟聚樂一堂豈
非千秋快事然非天玉汝於成之意也二十年來
艱難險阻拂亂所爲者不已至矣所爲因心術處
以善承天意者當自有鍊動其心堅忍其性不役
於欲不動於氣者矣子愉臨路適是經書來七年
患難能不挫折此亦可謂善承天者矣

十三日

寄申之諸友 世事至此尙敢開口論天下事天下
人哉循省從前亦覺多說幾句閑言語多做幾篇
閑文字今羣矣痛自誠因念諸友犯此病者不少

幸轉相告語其誠之昧青三千餘里來訪信宿伯
嚴拉去看病殊非青主意也

十四日

爲貞菴君作誌文傳青于母也

十五日

或問著書之義曰聖賢性命英雄經濟詞人詩文哲
其中懷之所不容已必欲一發舒之以爲快第有
孤憤之過語多敷烈遂有犯時觸忌自罹殃咎雖
曰氣運使然殆亦昧於聖賢語默之宜明哲保身
之道耳况性命經濟詩文那一句不經前人道過

請息心靜坐以養吾神

十六日

第十二孫生因念 先君子見背時尙未有孫今孫復生孫矣告我 先靈應爲一慰

十七日

或問做人何先曰言其所當言無言其所不當言行其所當行無行其所不當行如斯而已矣子無以爲少也孔子一生謹有餘勉不足其着力處全在此我輩日夕自省病痛只是言其所不當言行其所不當行正與聖人相反

十八日

聖賢爲垂訓覺人而有言不能垂訓不能覺人多一言似多一罪案求快今日之口水落石出當何以施而甚哉言不可不慎也吾非敢尤人之多言願鑒此以結吾舌

十九日

見善不喜聞惡不怒此無氣人也遇事即粘有懷輒盡此熱心人也二者相懸生平所好在此所惡在彼乃今思之前項人不生事不招禍得涉世之道焉矣爾德蚤見及此後項人熱心之過願屬俊及

之禍豈容不慮

二十日

不可爲而不爲安其本分之常賢者皆知自勉不可爲而仍爲力挽江河之運非大聖人豈能任任當其才則干鈞可加任違其長則一毫以乖士當自量不可輕借口力不能聘鷄而妄思搏虎其不爲所墮者幾希

華士務博修士務約務博者氣浮於理嘗滋潰敗之憂務約者行餘於言定爲光亨之本國家以此取士必得吉人我輩以此定交應獲良友

問讀書應先何文曰讀書爲明道理凡古人文字有不本於道理不根於性情者不必讀五經四書須先理會得透徹方好折衷羣言大凡非聖之書最易引人浮靡之言最易蕩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可不慎也

問八股之業既無關於聖賢又無關於經濟令英雄傑士困頓棘闕風塵皓首不亦勞而無用乎曰英人傑士無所以寄其才而用其心者則必別有所用改爲此制以收束之此業精何業不可精何妨

於聖賢何妨於經濟大聖人一代之制度固非苟
焉而已也議者欲廢入股罷利舉恐利舉罷而八
股廢將無所以安頓此人心也

二十二日

謂淵孫曰人當思所以自立之道莫謂孑然此身無
關天下國家遂可苟焉而已也當思在一家則爲
一家不可少之人在一國則爲一國不可少之人
進而求之在天下則爲天下不可少之人在千古
則爲千古不可少之人堯舜周孔不必言即如吾
鄉之劉靜修楊忠愍非所稱天下士乎千古士乎

初亦家之人耳鄉之人耳時主勢起或以理學顯或以節義顯遂成千古士吾曹豈可小自待甘以第一等讓人以第一等讓入而以第二自處古人便謂之無志靜修爲有元理學第一人忠愍爲明代節義第一人皆有句云本來面目頻頻照恐落寰中第二人志固素定也靜修忠愍猶曰前輩隔遠向陽之孫文正定興之鹿忠節非耳聞而目覩者乎今已居然千古矣忠節亦有句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孫鹿二公理學節義經濟文章皆屬第一然第一不卜於致身之日而卜

於立身之初矣小子勉之哉爾已爲吾家不可少
之人矣進而求之是在爾立志焉

二十三

問從來好客之人有不惜破家養之亦有見客若捕
幽履輒思逃也兩者皆高人風致孰爲優曰客亦
有不必好者好其所當逃之客則爲此匪客亦有
不必逃者逃其所當好之客則爲慢賢正不必有
成心耳

柴陽潔靜精微四字道盡千古聖人之蘊有一毫污
染非潔有一毫塵垢非靜有一毫夾雜非精有一

古書表暴非微堯舜湯文周孔只是如此總之無一
毫人欲之私耳志聖人之志學聖人之學離去人
欲存天理別無法在

十四日

示潛孫暨永興永徽兩姪孫 予南來爾纔五歲今
十五年矣娶婦生子儼列成人上有父母兄長下
有妻室子姪將於爾觀孝弟之道焉觀刑子之化
焉非可苟焉而已也十年來傳爾慧性且晚可取
青紫大家聲然非予之意也古人有謂聰慧嫌其
蚤成不爲重器又有云少年登科一不幸夫人生

所最得意者莫過蚤登科乃云不幸哉蓋真見古
來當大任一流必經動忍拂逆未有百不經涉生
而逸豫而不敗德喪志者憶予十七歲上公車倘
邀一第入仕籍不獨貽禍地方而敗壞此身不知
稅駕何所今竊得以老處士終不可謂非天之眷
佑也身有道而非利心無懷以爲氏無榮辱無得
喪四世一堂曰耕曰讀各安本業戲無外慕爾今
日只一意讀書但能以好合既翁而得父母之願
此便是當代第一科人所得不既多耶吾家白雲
高祖沐陽公身有實德人號佛兒爾曾祖孝弟嫻

陸纘承前業爾祖爾父安貧守志不墜家聲孝友
堂一席地是吾家歷代相傳家具守而勿失長幼
卑尊人各有分擴而充之俾堂構煥然聿新是又
所望於賢子弟之善成厥終也永與永徽俱非無
關係之身其祀若父固切望其自立不貽羞於地
下大家砥礪相觀而善義則從而過則改勿悠悠
忽忽漫視此身爲不足重輕孤老夫千里外懸念
之意

二十五日

張老辭 有引 予家自先世來歸未有過古稀者予少

得肯病纏綿四十餘年應不壽卻得壽今日入十
夫耳目雖不靈心思仍不迷飲食尚健以不應得
而得之自揣過當居寡營爲賦此辭聊以娛老
予少多病身如漏舟暮年落拓厥疾始廖世間
平曠身任沉浮人有賢愚我無思仇緩步當車委
願無求晚食當肉藜菴優游親履情話尋書消憂
朝餐夕飧子職用修少者弄筆於南窓壯者荷鋤
於西塲幸遊孟氏之三友盡托予子之四愁切慕
高石公之家範更仰郭有道之風洗車中膝上不
之孫曾謀身營家恥作馬牛心絕意外之馳逐事

饒分內之清幽客來相對無苛禮倦至即服省塵
酬俯仰天人兮但求生事無遺憾疾病死生兮好
憑造物之去留

二十六日

寄張丹九姪婿 故園子弟來為詢別後事兩家語
相觀感子情篤擊女姪中道折肱尤立未遂十年
謀面難千里徒灑淚不獨悲女姪心為阿成瘁因
憶武城宰孝友而廉吏厥後未及昌兒女皆顛覆
余老輕去鄉聞子嘗周顧念之倍傷神隨風增長

喟

寄錄紫淵 立嗣一事族黨姻朋公議所在第在昆
王自處各有攸當崑淵卽有父命亦不宜自請自
請則疑忽然於生父也紫淵卽無父命亦不宜坐
視坐視則疑漠然於前父也况尚寶公作出作孝
斷不可令作若敖之鬼及今舉行業已後時若再
疑延族黨姻朋將起而議之矣尚寶公所遺房產
二十年來作何料理應當照舊以存雅道一有輕
量便非佳子弟之所以承賢父兄也年官兩簿是
人生第一大家具有志者要於此處整頓君家關
門忠孝節義全賴昆王撐拄幸暨抃衷衷淵泗淵

穆衡暨諸昆季并以質之見非一人私意也

二十七日

先儒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此語意
宜理會蓋靜之一字殊未易言而動中習靜尤未
易致易曰艮其背行其庭艮背者心止其所而得
靜也行庭者心行而不離乎靜也見靜非寂然不
動而習靜正不得離動考亭稱濂溪爲政精密嚴
恕務盡道理陽明平叛始論霄藩羽檄倥傯之際
俱以靜行之蓋不靜則神浮氣躁過則叢脞不及
則遺忘安能以有濟謝顯道宰應城胡安國以典

學優者過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
肅然起敬謂顯道能化及此輩遂稟學焉古人云
輪刃上陣時有老衲坐禪消息凡事到手隨時隨
應如雁過長空影不留痕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
地人之至妙者殆庶幾焉余幸矣有志未逮切有
望於同人

二十八日

入城答史赤豹 赤豹名可程癸未進士選庶常甲
申後不復仕其訪于夏峯也初不意其爲赤豹坐
定始知之因交拜於草堂三十年登氣之始一朝

相見故不致不鄭重

霖九邀飲以赤豹華石蓼航皆持準提素食招客且不設戲甚不自安予曰飲食之道各有攸宜當素而素則素之中正有味在至於設戲更不必然同年兄弟久不相見不知有多少緊要話欲說安得有閒工夫看戲俗席雅會自不同科今日止當以雅爲妙

十九日

赤豹以其兄督師公傳相託予曰人爲當代百代之人則其傳之詳畧任人各爲之此公傳出至家傳

乃示後世子孫者身必詳核八十歲人便不能勝
任第撥其緊要入予人物考而已

三十日

赤豹將別去口占以贈 紫氣西來慰我思
幸年幸接敢云遲他鄉偏遇失家客
續史恰當焚硯期尚有山川供謝屐
勉從滄笑和陶詩絕牀相對忘殘
漏揮塵涼生五月時

五月

初一日

題史忠襄傳後 忠襄白初入仕至關部督師精勤

敏練隨地効忠可對宗社神人可對天下後世而無愧也第當懇氣之任須有遠大之規知人善任則人之能皆我之能也安能以一手一足左畫右而右畫固乎擇君而立間不容髮約馬士英與共功此最失著天下事不可爲矣總之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初二日

前聞南中有文字之禍昨見京報有刻書之禁靜言思之無前日之刻則無今日之禍也刻誠多事禁未必不是因爲一絕一自從義書始開天辭說紛

紛千百年大道未亡秦火後初聞新禁亦欣然

初三日

人生於五行亦死於五行就木歸土此正命也死於
水死於火死於刀劍之下此非正命也君子能立
命則見危授命致命遂志無往非正命焉彼無所
聞者雖老於牖下亦難以語體受歸全

初四日

人生各有所願有願則求求而不得則鬱且悲多方
禁人之取而人不能自禁遂不免於長戚戚耳乃
有所可大願者不禁人之奢取且隨取隨足即不

足而人既相忘已亦無憾卻無人肯過而問焉老
安少懷友信孔子之願也人人親親長長孟子之
願也此願當下俱足即不足缺陷在世人無我尤
國滿在心我復何愧堯夫有云每日清晨一炷香
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成但願人人壽
命長國有忠臣扶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娘四方平
定干戈息戎若貧賤也不妨堯夫之願其即孔孟
之願與此願固自難遂願雖虛而志卻實堯夫湯
文遠而在上實致此願於天下孔孟顏曾窮而在
下獨抱此願於一身除此則自私自利而已矣自

私自利乃所謂願外志聖人之志學聖人之學全
審之於此

初五日

謂望兒瀾孫等曰賀克恭以一給事中非從白沙遊
則亦湮滅而不聞矣因念仁卿發解博學絕意仕
進痛父殉義鬱疾而死亦可謂肖子矣只爲自己
不曾奮起一段必爲聖賢之志遂不能以理學世
其家未免以悠悠錯過是爲父不得而與諸子也
卻東廓累世理學畢竟是子若孫能自策勵

初六日

題可同憂患卷 周夢洲有慨於友道之不古也曰

上疏明廷易論交世路難黃石齋又謂友道之未
必不古也曰白髮到頭近貧交入骨親以予觀之
石齋之意亦猶之乎夢洲之意也然斷金之盜豈
獨貧交也歟哉乃猶幸有此貧交友道苟不至淪
喪耳耿生是經定興諸生故園園古後棄舉子業
以武科升江西按憲歷歲核積與船役不得為姦
羣姦因羅獄窺獄數年不解還歸空室止一子相
隨逾幾載不通音問其友王柔之家亦貧素同是
經其患難者聞之備餼糧徒步走視往返數千里

探得一信云事平已轉官涼州矣歸未久又傳事
中喪尙稽江右柔之復卜期欲入江右而足經寄
字始到柔之者真能不負其友者也貧交入骨親
庶幾見其人矣予曾有詩一章贈之是經具附賜
予之基相從於患難之中勞瘁萬狀實生其父貞
孝子也便是經非其人柔之既歷吳豫復欲入江
右豈不爲多事乎

初七日

取節錄一册 老生吳會江西東鄉縣人父贊化母
曾曾適贊化七年而稱未亡人會甫五歲復生遺

履千長慶家僅破屋三間曾氏以紡績育二子讀
書婚娶俱未失時後得沉疴醫藥罔效會割股以
進一夕而瘳會初抱羸疾後卻健節婦而得孝子
孝子而享長年天之報施豈與哉

人節孝門

初八日

寄吳天章

絳州孝廉

馬生歸寄所惠闕聖類編盟水

類之知是下乃心闕聖之心也日在天之上心在
人之內闕聖英靈震耀萬古總在於此不獨闕聖
堯舜湯文周孔亦只是此心光明如日多一分交
雜便減一分光明全體闕蔽便全體剝蝕闕聖闕

一生此日此心故亘萬古此日此心也是下之爲
此編也意在斯乎僕於萬應壬子晤眞子先生於
京師心事皎然如日貴州時菴先生令容賁心任
事容人尸祝總之心無點染故久而彌光不知其
于若孫能世其業否僕嘗聞山右多君子於今益
盛

初九日

復楊甥貞之 提起賢甥二十八年情事齊到心頭
今幸功名有成此後爲忠臣爲孝子以慰若母井
中之魂是在爾之自奮耳若父人不聞同心切念

之聞切欲省覲取道蘇門亦非甚迂望之望之

初十日

復靜觀 令祖生平恨不一作令今足下爲令矣當
念令祖欲作命之意爲其親民而易於見德也作
令於此時誠難考亭稱廉潔爲政精密嚴肅持此
四字久而靡懈當自有鳴琴臥理消息以此望其
下八十老人四世相與之誼也

十一日

客問殺人復仇罪宜減等律有之乎曰復仇之議見
於經傳與子史而律無明條謂殺人者之不可以

復仇滅也韓愈只有復父仇者具其事 奏聞如
不具聞而擅殺之恐其闕疏長斃仇殺無已時耳
孔子垂經典率陶定律令合而參之其意未始不
相通也

十二日

復田率石 甲申錄斂轉考兩集俱不欲示人故彙
本多有填改赤老既託代贍則此番正借清理耳
鹿忠節說約知此時不暇及不敢併呈東昌先生
二刻卽留案頭見此老非苟於立言者不可忽也

十三日

遜義哀集序 或問避世與遜世之義乎曰避世必

隱遜世不必隱辟則入山惟恐不深古人所以有
不留姓字於天壤者是已遜則如天山之兩相望
而不相親聖人處此唯有不悔而已辟世者高遜
世者大辟之遜之此聖人賢者之所自分也予聞
友三無道人讀書懷古嘗輯經書中遜世之旨彙
爲一訣首取於易之潛龍蓋惟有龍德而後可以
遜無龍德何以遜焉簪組不足榮禮義固無愈也
從來處士而盜虛聲皆無所執以自固者耳苟實
大人一流總謂之辟世夫子叙列於論語中未嘗

不高其誼至教逸民不降不辱中倫中慮中清中
無咎無之義也遜之途寬故遜之義大堯夫有云
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干層雲水身共庶幾乎三
無道人是編或有取於斯

十四日

寄戴巖學 晤霖老僮悉近况真是勇於入道某嘗
向友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道翁於人所
難處能一切捐捨一切判斷此便是能見諸行矣
何尚有毫芒疑似之辨而諫謙於問不能問寡者
即此事眼前具足而無止境皆有是端而不一擴

尤能見得滿街皆是聖人人皆可爲堯舜此心之本體方現此道之境界方寬先儒所以有南北海千古上下此心同此理同之言我輩雖相隔遠無出識面而此心可以相信原無異几席也至於功力淺深不可言論學問所得不可執一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某於此言方見明道先生面目並以發深省也

十五日

筆餘示諸幼學 蓋聞實修未著固志士之羞名譽徒隆夏君子所恥邇者朋來自遠未必肯誠面聞

名意偶相投或妄擬一時千古貴人降心於勸海
高士策蹇於西山渡河渡江造廬而顧或奇或偶
特地相臨每動長者之車頻欲出人之夢日新我
腐抱愧鬚眉所報吾子若採蓋祖父之德宜宜以
聞更藉吾及門士光臨友之誼清出於藍子雖學
尚思以勤補拙爾正銳當令即始見終氣憤必厥
志伸乃達士以品節見重學以嚴正爲宗以風于
切不栖界柯弱幹之中蘭茝自芳豈爭桃豔李爾
之日勉矣自愛慰我老懷

十六日

寄臨千里 容去易僅百里且四十餘年年家之好
兩相企慕竟未得一見顏色此誠大欠事猶幸遊
年乃承千里外惠詩見懷此又大快事嘗聞詩至
八首意興便覺索然年兄詩已三十首餘勇尚可
賈也不知老腐儒何以得高士之緊思至此於年
軟筆愧不能屬和吾知素知年兄者稱其筆色辭
氣是漢魏以上人乃多有讚語令人坐臥其下不
忍釋此又一大奇事行人在便附此則當一函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

十七日

人有言雅懷每緝於俗慮濁福不於清流愚謂既
率俗慮便非雅懷業名詩流安得濁福原無兩全
之道除一分俗添一分雅去一分濁添一分清以
清變自負而仍濁於俗慮享此濁福者此天下人
之同情奚足以當豪傑之士

十八日

古今人多有以夢寐之事據爲實境爲詩爲文刻而
傳之流傳既久爲真靜言以思平生最相契
慕之人一朝而判死生或隔越數千里或別離數
十年那能不思思矣那能不夢故我思卽思我之

人也吾夢即夢吾之日道情之相感理有固然必
欲據之爲實境實事則夢中說夢幻益甚矣舊稿
中尚有記夢者不必錄

十九日

人亦孰不欲富貴有不祿而富不爵而貴者乃真富
貴也人所欲不在此人亦孰不愛閒靜有無營故
閒無欲故靜者乃真閒靜也人所愛不在此所欲
非所可欲所愛非所可愛其亦愚人之心也夫

二十日

成我存懷山賦魏環溪學稼辭撰寫山家趣味稼中

受享因未入山故懷山未躬稼故學稼若住山而
不得山之趣躬稼而不得稼之趣馳情於軒冕動
心於朝市其不爲山靈之所羞而樊遲之所笑者
幾希

二十一日

報有年 邇來友朋質問者甚多然除力行之外別
無工夫動忍拂逆全要真實經歷方是善承天意
有年慧性深心進此一步莫落流俗巢裏切望切
望

二十二日

答孔心一學使 舊有近指一編自慙腐語絕無心
得石老以相愛之過欲序而梓之某止遵六之家
然所託衛司之字則不能令其不達也功令既有
刻書之禁則小言斷不敢勞付梓人矣敬呈一覽
尙望擲回原稿某當作字回石老耳八十歲老山
人無足比數然以雜桑之醜不敢自外先生撫謙
過甚是以愛之之道素之也

二十三日

寄魏運陸 當事者行時差人取近指授梓僕回云
石公相託之字在功令禁刻之前據運陸親來奉

謁既聞有禁僕遂止蓮陸不來然原函衛李自不
敢浮沉也腐言愧無一得因力辭之當事又託因
水部借觀雖付去請教仍囑勿刻至石公相愛之
意迥出塵外僕無一言鳴謝感思知己之謂何敬
哉一職道丈代爲致之山人與貴人相通禮法自
疎想大賢不遂督過

二十四日

寄魏石生先生 企慕先生二十年矣草野之人雖
引分未敢通候然私心竊謂魯齋復起興學之事
實拭目焉前蓮陸繪蘇門圖歸僕援昔賢故事敢

付一言於簡牘不問而知先生有同心也至殘喘
寫儒修業兵燹既梓其答問又欲梓其近指大序
兩篇過情獎借無言何足以當此正先生念切興
學美藉附請自隗始云爾頃心老過百泉承先生
之意即欲命工僕以功令森嚴自當遵守况淺淺
小言不塔出而問世已詳之適陸字中而知已之
感奕葉勿替矣

二十五日

孟縉齋遺集名騰鳳明季孝廉不赴公車偕李蘭如
名芳華周元珠名猶龍過訪

二十六日

復田垂石 連日夜則渴心視者 唯先生於當事瀕行
時方通拜開即此二語印 千古道便是古人第謂
處已處人合宜如此 可原無小大人亦無古今只
行手所當行止手所應 田正如此辨而已矣當事者
路遠人遠響聲况承夫 叩問付去請君勿囑之勿刻
爲妙不必問經緯與否 豈不禁也

二十七日

寄銘甫弟 子意與於 湖潁口中見弟之形容色笑
亦入老境十五年 蓬那能不相憶也叔父實德

未彰其德者全在
吾弟聞及姪已露頭角天之
報施善人其在斯乎
是在弟之益自砥礪耳千里
寄書并以志勉

二十八日

凡爲祖父者莫不欲其兒孫登第以光揚祖父聲
言思之光揚之事無以是孝子賢孫修身砥節之士
若非其人便畏名敗德玷辱祖父家聲卻不如孝
弟力田不怕人非
小兒嗣享無事之福豈不美
哉庸庸自守無所
無所失赫赫多譽德不能
副全體復
大得一所以防大失也

二十九日

冬夏箴 冬日飲湯夏日飲水飲食非外害心易已

冬日衣裘夏日衣葛時有做宜天不能奪 冬

日王藏夏日王長動靜自樞卷舒無爽 冬日宜

溫實日宜清蕭然一敵陰陽不爭 冬日人愛夏

日人畏愛畏何加吾道而費 冬日行陰夏自行

陽與物無競人自相忘

六月

初一日

問既無知人之明又乏容人之量當以何法處之曰

不知人符在不知言孔孟困言之矣不能容人符
在不自反能自反則無不可容之人矣凡事當慎
之於始不可徒於事後自悔也

初二日

寄賈錫壽子 轉盼便是春闈往見登名士之壇者
僻居人備道訪末坐人備親就甥不難於登第以
名士登第方於祖德有光屏除閑事一意下帷
是所囑也老夫雖耄日課未荒飲食猶然如舊賢
甥母子應爲一慰

是日獨孫北歸

初二日

報秦孟嘉力來 涇城聚首轉盼二十年老親翁儼
然作名世事業俸以八十歲尚視息人間且承雅
誼惠存故人誰謂古道不在今人也聞孟嘉久在
幕中此兒篤摯愈久愈令人相念老親翁亦可謂
久而能敬矣

初四日

報邵孟嘉 往聞足下之談別山也後果轟轟烈烈
作一奇男子足下誠水鏡設言別二十年矣兩地
萍踪不堪細語今幸得相聞燕楚秦豫猶之比鄰

亦幸矣哉

初五日

語云尔歸湖去我歸山大家閒事休管斯言也特爲
我輩下破不獨閒事不可管即閒文字當少做閒
言語當少說八十歲尙不警省更待何日

初六日

跋闕聖類編外紀後 世人之所喜談者怪力亂神
也聖人之所不語者怪力亂神也日用飲食之常
子臣弟友之事美大聖神之靈盡於斯闕聖之威
靈振耀今古亦祇是生平信義足色從有諸已者

造之以至於聖神之域沒後之精英不散感應之
事自有之然闕聖之所證聖入神者不在乎此諸
君神奇乎闕聖者御是淺視乎闕聖也子之不語
者謂證之徒亂人意闕聖讀春秋識大義定不願多
此嘵嘵耳

初七日

讀歐陽集王武恭爲御史中丞孔道輔等糾劾罷極
密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
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借朝廷亡一直臣
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士大夫服公爲有量彼一

言抵隙相讐無已視武恭甯不愧汗耶武恭名德
用字元輔其先常山具定後爲鄭州管城人

初八日

王生洲與劉孔昭素相與洪光時孔昭譁於朝生洲
疏糾其無人臣禮後孔昭謂生洲曰不意君出疏
糾我生洲曰素日之交私情也今日之事國朝廷
大體豈敢以私情而廢公義乎生洲孝弟嫺熟之
士吶吶者不出口臨時卻能進言殆所謂柔而剛
者與

初九日

問廣居正位大道從來居之立之行之者何人必何
如方能居之立之行之也曰此箇居人人可居而
人不能居此箇位人人可立而人不能立此箇道
人人可行而人不能行堯舜禹湯文武所謂得志
與民由之孔孟所謂不得志獨行其道具體而微
者道未大光各得一體者窺其一隅然一日至焉
一月至焉則至之時即所謂居之立之行之之時
而微有斷續則又曠焉仆焉而逃焉者多矣須終
食無滯密之於造次願清方能止而不滯滯乎不
拔坦然無碍生安學利日勉皆是居此件工夫不

知用工者不足怪有故毀其居戕其位窮其道者
則謬戾甚矣

初十日

人生而以丈夫稱亦貴之矣丈夫之所以貴者以仁
爲之心也大丈夫純以仁用事故不淫不移不屈
小丈夫無得於仁故血氣用事而悻悻然見於面
若賤丈夫則良心盡喪面目全非故乞墻登壙無
所不至以全失其所自貴者故賤之也丈夫而以
賤稱則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十一日

日月麗於天日月即天之心也心麗於人心即人之
日月也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而聖人之功與
天地爲配日在天上心在人內便是以天自處今
人不見古人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亦見我與古人
同在照臨之中矣象山見時輒憮字宙是一家人
學者不能於此處領略誠恐終是與箇行事終是
齟齬烏得爲命世之士

十二日

先考忌辰

萬曆乙巳至今
五十九年矣

別我嚴親甲欲扇溽搖風

雨竹箕裘天時水土無常運漫說與然是故邱

始

文皇時自口外小興州城郭內徙今成河關占序
家共城又十五年矣考之靈爽或有依仗於此乎

十三日

闕聖論畧 世之論侯者多回護其生平之短而苛

求諷人之姦惡謂俱不必然侯之所以爲侯與侯
之所以誣聖入神者短處皆是其長處正不必觀
彼敵人各爲其主各思成功又何庸苛責焉操使
張遼操使侯使侯當日內蓄歸劉之志外備附曹之
言操可欺乎不可欺何以能長往也竊婚爲使驛
若已甚然義氣勃發目中無權詎何暇擇荆州諸
將糜竺等皆小豎子耳侯安得著意總之侯抱忠

負義過於自信故陸遜獻書曰蒙稱疾一無所疑
種種於人事未必諸而於天道固可震也侯自無
疾人何必譁者夫成功則天也武侯之五次原武
穆之朱仙鑿不能稱決於一時益令涕泗於千古
又何致恨蒙遜徐晃輩哉按肚穆之論武功不成
曰穆而穆穆古通用蓋傷侯之死國而志未伸也
岳飛謚武穆與此意同後世以爲謚殊乖情理
此不可不辨

十四日

或問漢高厭薄儒生嘗欲解其冠溺之後儒稱其在

光武上唐宋遠不及何止曰漢高之所厭者豎儒
耳若孔子儒行解所稱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容貌有
如此者其備預有如此者其剛毅有如此者其寬
裕有如此者其舉賢授能有如此者種種位置備
自是天地間偉然大丈夫漢高若遇其人方將
寧焉而彼臣之留侯且遷席敢獨其冠乎

十五日

宋兵部侍郎王祐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
爲三公者後其子且相眞宗十有八年爲名宰相
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名德

賈文公謂人祐之所自信爲必有三公者若持左
宗廟之祀與待中之言蓋祐之祖父代有實
德所信於祖父者深故謂天遠福善禍淫事自不
爽若謂以已之有德而必後之果與則証甚矣

十六日

客有豔譎古烈士之輕生者余曰長生不足羨輕生
望死極惜而死則失所以謹身矣孔子曰人有三
死皆非其命也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
疾其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
止者謂其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

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
善黃山於輕生耳長生必流於元輕生必流於俟
君子均無取焉謹身以俟命而已矣

十七日

諸奏見等自任在江村與爾師論目前親友爾師所
景心服者前惟范太公一泉後惟愷陽先生耳
曰賈太公固恬無間然矣范懷誅賈孔濶劉善同
王先淵俱有可述目前酒見習聞雖各有見長之
處亦不無齟齬之時轉盼間恐求此等人不可得
蓋學舍則雖人之根本古以此取士能於此無愧

便可請士矣如鹿太公成宇杜公濟江兩外祖槐
公秋亭爾伯父相我公皆於此無愧近可公望則
真其人也漢有孝弟力田科爾等只讀晉明樂便
是真學真士孔子曰幼而不能強學老而不能教
吾恥之今日教爾等以孝弟力田并以孝弟力田
望人此老夫不負燭光之至念也

十八日

問後進之士亦可有列六行之中者乎曰有之固安
之實正鄉新安之仇吳渥容城之孫備九皆以孝
弟言行不苟惜乎蚤亡同儕固未得悉其人也其

餘諸子或以孝弟稱或以嫻睦稱或以任卹稱且
有以節義文章稱廉靜寡欲稱種種不乏但恐不
能遠之不移漸圖充實間聞有有初而終者矣
是在二三子勉之於學日有知而月無忘則厚幸
矣

十九日

與毛會侯 前委爲前輩選君先生題一段久附
行未有便寄非敢忽忘也今附上邇學人多疑仕
優而學一語謂仕無有優時若見爲優則滿假之
心生矣身謂仕固無一事而非學也無一時而非

學也正於事有棘手之處情有難白之意人多編
緝而我偏遊刃則若是為仕之優耳豈江富俗認
繁劇之時而不廢學則其榜樣也道翁治狀遠邇
賄服不獨宇下所稱仕優而學者非耶衰邁無辭
抵掌一談臨楫神馳

二十日

鬼神生死之事夫子於由賜言之已悉足破流俗之
惑然流俗之惑自不能破也因為里言用志警醒
垂髫立志脫風塵老至依然尙認真錯足便成
千載恨回頭那許再來身欲知事鬼須爲鬼見在

作人只論人覆載照臨無兩域一週徵悟一廻新

二十一日

有友謂子曰公從遊士某未盡識其人敢就其所知者而質之正卿何如曰敦倫之士白首不失爲赤子周鳳馨曰癖好山水詩酒自娛問伯巖曰事親孝敬其弟如畏友甫入官即求退問烏照曰以其孝成父之忠併能成其弟問于度曰事不慈之母終以無違言四十年老貢士忍死不謀一官問進陸曰善處事而能以恬退爲心問是經曰可同憂患問保汝曰能鼓勵人尚學問習仲申之曰爲機

文列逆聞之罪糾義旅而討之問子新嘗之曰輕財熱心名義事聞搆斯曰念二親慘死亦不應童子試妻亡二十餘年不再娶同扶陽曰善事異母兄無聞言問仁甫曰事生文中請中理問五修曰不拂天理不違人情問治城曰孝弟乃曰問天章曰棄靜寡欲問駸臣曰有執不泯沒於世俗問充夫曰通而不望可與其學問君異國鎮曰二子忠節門下士守忠節之志者是在二子

二十二日

謂保汝曰甚矣知己之難也孔子厄於陳蔡子路謂

不見信於人子貢謂少貶於已顏淵曰不容何病
不容然後見君子非顏淵則孔子無知已矣顏淵
食埃墨子貢謂爲改節孔子曰回必有說非孔子
則顏淵無知已矣甚矣知已之難也顏淵死孔子
曰知我者其天乎非虛語也

一十三日

問漢昭烈伐吳報壯繆之仇子龍謂魏實賊兵宜
先魏孔明亦主其議昭烈竟伐吳此舉孰當曰皆
是也孔明相也子龍將也將相籌國自有公議昭
烈於壯繆雖屬私情然自桃園盟心終身懷夷誓

死靡二則昭烈之義歟此爲大其先吳也亦情之所必至也雖敗而心無憾孔明子龍固已盡知昭烈之心三人各成就一箇是而已

二十四日

諸侯汝等曰有包舉一世之意然後可以尚論一世之人有包舉千古之意然後可以尚論千古之人九德爲天子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經九德可位置六德六德可位置三德三德可位置一節一藝如以不忠不孝之人而位置真忠真孝之事豈能明是非而定功罪乎曲學廢士未可輕饒舌也

一十五日

問孔子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此何說道
子思子盡子似論性命其旨與此同與否與曰
渾沌無名自子分天且分地實分人聖分人聖命
始屬於人故曰身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人各受
陰陽剛柔以生故曰形於一也中庸一善以徵之
曰天命之謂性猶是夫子之旨耳然命與性同時
異賦孟子謂命也有性性也有命亦豈有異於夫
子哉易曰盡性以至命性原可以自主而命仍歸
之於天故至誠至聖功夫只是一盡性

二十一日

得蔚州趙恬如事一則

八取

錄續集

二十七日

王翔九索書

客有自遠來者將行請數言以爲服

君之地予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客領之
問孰可稱知味者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
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孟氏其知味者乎請益曰誰
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客領之問孰可稱由
道者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
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孟氏其由道者乎客曰然有

覺曰向來自以爲知味而不知飢渴之苦心自以爲由道而不知此心之茅塞轉甚乃今而知吾人之日用飲食出入動靜皆天地聖人之秘藏僅僅飲食云乎哉由戶云乎哉然踴躍而別期九子年友異聖之孫嗜書敦行數月之內兩過予問學瀕行索書卽以與客語者遺之

踴躍當

倍於客聊以此爲驪歌

二十八日

問孔子說夏禮說周禮以至聖之明曆自足取徵於世如何又借文獻於祀宋曰一代有一代之典章

制度一毫已意增損於其間便是自賢自知自用
自專聖人豈敢

日譜錄存卷之十九終